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歸田類稿卷八

元 張養浩 撰

雜著

家訓

維人之生或孩而殤或冠而歿或壯而疾廢幸而不殤
不歿不疾廢則生於陋邦遐邑而不於中原幸而生中
原則又屠沽貧賤而不於富貴好禮之家嗚呼其孩焉

而不殤冠焉而不殀壯焉而無疾廢而又生於中原好禮之家者天既全之如此而人之所以求稱其全者顧可苟簡而不力哉夫學不求至於聖賢皆負德造物者也道萬里而不以為遠陟千仞而不以為高洞金石而不以為難蹈水火而不以為殆者志焉而已矣志苟一立天下無不能為之事而況讀書乎志苟不立目擊所有而不能致而況為聖賢乎嗚呼士而無志可與有為耶自開闢以來不知為年幾千而汝始生焉自祖宗以

來不知傳世幾百而汝始承焉嗚呼以開闢以來始有
之身祖宗以來承傳之緒而於汝託焉則汝所以兢兢
業業殖學裋身克肩厥任者當何如哉汝其齋心凝慮
以思古之學者皆有所志志者心所向也志高而或下
者有矣志下而能高者未之有也故古人謂取法於上
猶得於中取法乎中不免為下也信矣

堂邑祈雨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承務郎堂邑縣尹兼本縣諸軍鄂囉

勸農事張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某神之靈某
祇受天子命出尹於此未及其境夙夜以思幼而讀書
長得百里之地而治之是惟無為為則何政不可行何
德不可積何人不可澤上不負國中不負親下不負所
學奉職以來即潔躬齋居屏遠聲色心欲與古之滅火
反風蝗不入境政如神明者並驅爭先此某素心而天
地鬼神所照臨者也未及數月值旱暵不雨民頗為憂
切自謂以某之心膏澤之降必在旦暮今既旬浹而亢

陽如故將以惠民而神不隨將以報國而神不與抑不知某何以得罪於神而斬焉無所憾格如是耶且厥今之制昭昭者責之於吏冥冥者託之於神所以詔書每下自古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名山大川凡血食於郡國者未嘗不懇懇及之非徒美觀聽為虛文蓋以贊治道福民生成歲事實有望於爾神也神不見答豈惟負國抑亦負民豈惟負民抑亦負某此來為國為民之心使縣尹貪庸鄙猥神之不見亮也固宜苟為不爾神必有以

處之矣尚享

謝雨文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謝於某神之靈
某性識愚暗溺於古而不通於今孚於民而不信於神
向以旱故輒以狂直之文有禱於祠下將謂神必見怒
荐降以災不意奠拜之明日甫交三鼓陰雲四合自昧
爽至午後不風不雷既沾既渥闔縣耆老皆歸功其尹
夫尹恃神以濟其不及者也其敢貪厥成功以自重其

曠職之罪哉謹躬詣拜嘉伏惟尚享

西華嶽廟祈雨文

維天歷二年三月戊午朔越廿有九日乙酉陝西諸道
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張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
於金天大利順聖帝之靈某幼讀古人書欽聞明神獨
尊西土歷代祈禱靈應赫然則神之得名於世者舊矣
不虞哀暮茲因游宦始獲仰止下風然不幸屬民多艱
流亡強半餓而死者相枕於途今將首夏尚爾亢旱如

故某雖叨榮行臺實悲實懼使某平昔素無為民為國之心重以貪殘邪僻神不見恤則固其宜萬一少有可取則神亦安能漠然坐視不為動於中也伏望垂監愚忱少沛甘澍使民回生意歲秋有期則神之血食古今者為不誣矣倘不見與則某惟有省愆待罪日拜神前必待示其不見答之由然後退尚享

西華嶽廟催雨文

維天歷二年三月戊午朔越三十日丁亥西臺御史中

丞張昨以歲旱民亡比屋病疫謹齋沐於二十九日早
哀祈雨澤於金天帝君之前黎明雲氣四集川岳之形
皆為冥晦私切甚喜以為神明見憐甘霖之來可跂而
待不圖為風所梗旋致舛然伏念某為西臺之官帝為
西土之神今歲屯如是民隱如是臣雖未上胡寧彼忘
不神之禱尚誰禱哉况神令一出闔境之內何靈不隨
非勢窮事迫臣亦何敢不知忌諱連日荐瀆惟神有以
哀其愚而終惠之則某雖旅困於途敢不重報尚享

為民病疫告斗

維天歷二年六月某日資善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
御史中丞張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北極
玄武之神惟神斟酌元氣標準衆星運行四時贊成天
道凡疹疫不正之氣上干陰陽之和者屏而去之是固
其職今三輔之民自春徂夏由病疫而死者殆數萬計
巷哭里哀月無虛日使彼有罪已盈其罰伏望明神自
今咸加寬宥杜其禍源開以生路滌之以甘雨蕩之以

祥飈使人蒙休嘉物遂生息某等雖備員西臺亦或少紓厥責凡此者無非神之惠也尚享

綽然亭上梁文

常慕閑而未遂久挈清泉白石之思不待年而遽歸已冥皂蓋朱幡之慮必功成而始去恐時失而莫追聞健休官用期寡過伏念某夙非闕閱雅鬱經綸玄裳豈願乎秉軒頰尾本期於縱壑偶操刀於外邑俄持斧於中臺抗言幾血於虎牙珥筆復塵於螭首在棘闈而兩叨

貢舉入蘭省而三預贊襄薄書身憊於奔馳期會耳煩
於呼叱五更待漏遙瞻兔魄於璇霄一疏論燈誤得驪
珠於滄海衆皆過譽其忠蓋已獨自悔其狂愚雖蒙鉞
鉞之寬實出神明之祐幸今完璧理合迴輟王夷甫官
情之無哂清談之多衡錢若水急流而退嘆奇節之鮮
儔非有心敢儼乎名賢固無技可呈於治世疇昔之捧
檄非詘而今之稅駕何疑人謂歐陽公踐言之遲我喜
陶弘景掛冠之早爰於別墅肇構斯亭適當華鵲之衝

兼有泉石之勝芳叢錯秀繞風烟移榻而觀老瓦傾銀
掬水月洗觴而飲於心足矣何福如焉昌晚景於桑榆
傲歲寒於松柏一簑烟雨絕無庾亮之塵四面雲山盡
是王維之筆或天游於汗漫或雲卧於荒寒或散髮以
弄扁舟或披襟而坐茂樹或投轄以留飲或臨池以學
書或倚筇而聽猿啼或投芥以命鶴舞或弦誦以教子
或吐納以學仙或酣歌賓客之前或長嘯烟霞之表惟
日不足其樂無涯一壑一丘聊以償半生之苦五年五

詔將何報九重之知仰架脩梁俯陳善禱

東繞屋烟嵐萬玉峯莫道歸來無用處也能善頌效
華封

南林影山光水倒涵一自角巾還第後懶將心事向
人談

西竹塢蓮塘接稻畦榮辱從今都識破不須鵬鷃校
高低

北郊原處處皆春色牧童也識太平催落日一聲牛

背笛

上朝暮雲烟千萬狀紅塵不到笑談邊何處人間有
逢閨

下世累而今都不挂閑來底處用吾心看水看山仍
看稼

伏願上梁之後神人胥悅物我皆春書添架上之芸香
酒溢床頭之松乳佳客常盈於座榻好山永對乎軒楹
居畎畝而遺安竊比襄陽之隱士處岩穴而索價不為

少室之山人

擬唐河東節度使李克用破黃巢露布

臣聞王者之兵若時雨所向者俱荷來蘇人主之威猶
雷霆凡擊者無不摧滅矧茲鼠輩敢犯龍廷果兵出而
有名將賊亡之無日恭惟尊號陛下茂昭聖武誕受天
休屈羣策於殿陛之間運四封於股肱之上其或不率
在所必誅雖日月所弗臨亦梯航之相繼賊臣黃巢者
麻湓小豎唐室大奸恃其吞噬之雄肆厥飛揚之志橫

行郡國汙我衣冠毒焰延灼于下民醜德升聞於上帝
初無挈瓶之智每懷問鼎之心非朝廷駕馭之乖方實
鬼神使令其如此不盈其惡曷殞厥軀臣克用等指彼
凶殘奮揚义烈挾長風而破鯨浪未足喻其發機鼓烈
火以燎鴻毛不足擬其乘勢四岳以之而震蕩三光於
是乎晦冥期欲一平誓不兩立轍亂旗靡競曳兵弃甲
而奔弓撥矢鉤咸裂帛裹瘡而走伏尸蔽野流血殷渠
破竹之勢已成拒轍之心猶熾彼謂乘間抵隙可狙

擊而成功孰知自午至晡反狼狽而敗績彼黃巢者零
丁獨竄顛仆無歸收淚向天甚項羽烏江之窘投身失
地劇曹瞞赤壁之危計莫能施生遂自刎臣等叨司戎
律沮守雄藩顧茲毫髮之勲要出聖明之力獻俘太室
拓境明時三箭而定天山已復禹州之疆宇一鼓而空
醜類載瞻唐德之輝光臣等無任慶快激切屏營之至
謹奉露布以聞

序菊

余於諸花中獨愛菊非矯情襲陶之高之潔而然也夫菊之種甚繁花若色亦不一葉雖荏苒相肖然隨其花而為狀亦不同味則似苦而甘餌之可以輕體延年者無分黃白紅紫朱則一也大抵黃為菊之正色然黃之中又有所不一有淡者焉有濃者焉有先黃後白者焉有黃白相錯者焉其他或白或紅或紫或朱者亦如之比聞京師傳有黑者由未之覩茲故不錄夫色之不一他花亦或有然者若乃花之不一吾惟菊之見焉且五

行之氣播為萬物其精英之餘為異葩奇卉陰陽一噓而滋榮陰陽一吸而拏斂而菊也獨能於拏斂之時揚芳吐秀又能狀他花而兼之此其所以為尤奇也歟夫牡丹花中極品也然其花止如其名菊則有桃花若者有薔薇若者有垂絲海棠若者有菡萏芙蓉若者枇杷荔茭牡丹若者木香茶蘼棣棠若者凡若彼者亦不一至其生也雖有疎密脩短大小肥瘠之不同大槩皆叢而不樹最余平昔所見率不越二三尺蕭穎士謂既低

其枝又弱其幹者其為叢蓋自古然也其強之以為樹者總近年見之嘗聞園丁言菊一叢可折數十本一本則枿其橫枝掇其傍蕾惟餘數莖若然則花之數也廣徑可三寸許其孤高可以丈餘由無庶蘖以竊其氣故也余聞哂且詰曰審如是則焦僥去其手亦可使如古防風氏乎園丁亦哂而不荅後余宦京師於宗仁張儀之家見盆植六七尺強者其名勝金黃驚詢之語如園丁言其家又云此猶非高者苟巧於摘剔工於矯揉勤

於膏沃專於護持有踰尋丈者余雖懲前詰之誤然質諸古人之辭叅以平日所見其心終不深信及致政家居於張智甫家見丈五有奇者花淺紅名醉楊妃余謂菊為高人勝士重者以耿介特立不與凡卉伍也庸可亡國嬖孽目之因易曰傲霜春主人甚偉余言繼而於姻親吳彥清家彷彿二丈者名御愛黃二花皆植陶器中高則高矣然其花止五六且居其顛余又哂曰使淵明觀之則必矯首引領踵為之虛而背為之仰矣雖欲

采落英以杯之恐不可得聞者皆為粲然因思草木非
有古今之別也然昔者殺而今焉隆昔者叢而今焉樹
者何也蓋羣彙囿生大化之中氣升降而物亦隨之理
勢然也況古人厚而今人薄古人約而今人汰古人朴
而今人機且巧為彼物者惡得不與之靡耶嗚呼嘗聞
申包胥人能勝天之言為太過今以是花觀之則申公
之言為有徵矣雖然夫菊鍾秋肅殺之氣以生益其性
本貞竊嘗引之以況壽者惟貞也故密可使之䟽焉短

可使之脩焉小可使之大焉瘠可使之肥焉若乃霜之風之不變易摧落者此則人所不能為也蓋人所不能者未也其所不能者本也本於天者貞而人從而脩之則其益茂益長也又奚訝余於是得養生焉故序之以示與吾同好者

致樂堂銘

繫子若親厥本維一心親之心是為子職親苟見惡則益敬恭纖怨不起斯表厥衷亘古能子奚稱舜獨非以

處變始終克淑嗟今之孝皆親所安故其致樂靡有孔
艱試於燕閒心自語口如弗子余則懟則否萬一未至
其加勉旃朝治夕克必復我天猗與周君事此伊舊反
而體之順德日茂凡百珍養乃其緒餘願言鑒此聖域
有途

歸田類稿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歸田類稿卷九

元 張養浩 撰

碑

勅賜極真萬壽宮碑

極真萬壽宮者髮冠仙姑封悟玄叅化妙靖真人寓迹之所也然真人之迹所寓不一始焉寓肥城夫家既棄家寓東張村澗槐上未幾寓西郊鼓祠中又未幾寓東

原門孫韞家竈前又未幾寓滕之嶧山積功滿千遂寓於此焉以卒蓋真人本濟寧肥城農家女俗姓田後歸同鄉孫氏自合卺其家數有妖弗寧以新婦為不利遂之無所於適距村十數里有槐幄如橫生澗脅澗深巨測真人泰然處其上者數月風雨皆不及虎狼蝮蛇望而不敢偏其寓於古祠也年少見而媒之俄而媒者若空縣去地尺呻吟如被楚櫓其竈隱於民家也始終凡八年其家禮之甚至其人有辟穀術日惟啖棗數顆不

言不笑或代汲或泔泔或執爨皆不辭自歸道二十餘
年首未嘗櫛沐髮皆上生叢合高尺餘其端旋結如雲
鄉里異之因目為髮冠仙師云至元己巳世祖皇帝召
至京師一日見便殿上問而師為誰而有何術而髮因
何上指真人曰我乃農家婦由不獲已出家如上所問
皆不知其所以以上誠其言厚賜遣之厥後為人言休咎
若出無心往往奇中江浙省平章徹里素崇飲因朝會
請見師曰物莫毒酒弗戒將及後竟坐飲不年監察御

史鄭某病羸久未勿藥真人食以所食棗遂差乃執弟子禮終身彭城展某田某俱休官師事真人惟謹其它公卿大夫過而候謁自遠餽贈走下風而願聆謦欬接武於門甚至圖其像歸而祀之維楊富民劉伯淵闔家敬信尤篤施財為築室任城西南名曰極真觀走往年使江左過之師年已七十餘形臞而顏色黃明脉絡皆現顱骨若嬰兒柔且陷雅不火食寢所時有光怪出沒祈寒則盆冰水而浴日以為常其高弟陳志海亦女冠

也為余言師之得道蓋由神授始為婦時夢游大川值
縞衣女仙乘舟招曰若能我從乎師欣然諾之女仙即
抽簪畫水倏化為梁師因登舟舟移而寤遂語親故相
絕問之則曰我寶華城主人也或訪以養生則曰寡食
訪修身則曰謙退素不知書一旦捉筆書曰縛住心猿
消甚言說功滿崑崙方顯孤月為歌詩類此者不一志
海嘗與女徒數輩游嶧山牛口嶺一人偶失帽物色之
無所獲既歸師笑而出諸懷中里人御史中丞異德方

有遠行來別師以所服半臂贈之冀固辭師曰第持去
一日必用此後宿古驛中甫瞑若有童男女服五色衣
羣行而前驚不能寢如是者連夕冀因取師所贈枕之
而卧衆皆相拽愕遁去且曰師在斯師在斯冀平昔頗
不相信至是始神之暮年恒閉閣匡坐或卧游物外浹
一晝夜乃起自號洞春有司上其道行朝廷為易其觀
曰極真萬壽宮封悟玄叅化妙靖真人命下而師厭世
享年八十有五實延祐某年某月某日也後七年當致

和改元秋其徒宋志誠掌德元持翰林侍講學士曹元用所述事狀且致新州尹李綱書求記其所謂萬壽宮者余曰疇過所居甚隘其侈而改建者起於何時何人志誠曰以師之心豈欲為此嘗曰心誠事神一茅茨足矣何必殿為師既沒僕二人倡同門道衆贊金築之三清殿凡三楹神門居前左右齋廡庖庫畢具公所過者今殺為方丈矣余因嘆人之所以動盪一世者必有其實如師刻苦精練數十年一旦超詣仙域冥與道合莫

之為而人從無所陳而人信所謂不逆寡不雄成不暮
士尸居龍見淵默雷聲者非耶嗚呼使為吾道者亦如
是尚奚儒風不振之患哉乃為銘貽之以見師之所以
化服其徒徒之所以報德其師者彼此胥無所負云辭
曰

維至人兮澹無為合鴻濛兮混希夷以宇宙兮為閭奧
雲若月兮為藩籬霞珮兮風衣龍馭兮驂螭翠旂兮晻
靄瑤珥兮陸離命麻姑兮前導使雙成兮後隨約飛瓊

兮殊庭會金母兮瑤池排虛兮乾開扶陰兮坤移順萬
山兮累塊閱千古兮曾不異夫晷時揚揚兮有得納納
兮無涯陋土木兮儼居鄙錦繡兮為儀繫仙師之此心
彼濁世兮焉知奈其徒之失相中侘傺兮曷依爰周謁
以贅泉舉樂助兮訢施遂積微以成鉅詔靈氛而占之
輿謀兮允叶羣力兮是基棟宇兮鑿鑿丹碧兮差差如
矢兮斯棘如翰兮斯飛琦瑋兮儔詭輪奐兮歲鬼詎一
州兮香火乃九域兮著龜匪伊人兮降康實為國兮祝

釐雖其師未及乎目擊必天游兮過斯領羣仙兮弭節
亦戀嫪兮棲遲憶形神兮渺不知其所踰第蕭蕭兮風
悲將上下兮求索又不示余以所貽北指兮沍寒西阻
脩兮崦嵫如東兮洪濤南阻兮炎曦志綿繡而莫達羗
儻徊兮邈而倚闔闔兮延佇企閨風兮齋咨蕙肴兮孰
烝桂醕兮孰醺遼絕兮鈞天芳歇兮瓊枝江永兮愁懷
不可兮方思竭耳兮既寂滅以絕聽窮目兮又沕穆惆
悵而巨窺心純厖兮蹇無階以攀附愁遲此兮或彷彿

其一來誠閔余昏墊以援手其眎賈尤媒禍軒冕兮又奚翅土苴之棄而與夫瓦礫之遺也

歸信縣尹史君去思碑

利人澤物士君子通願也然阨於窮而不獲施者十恒七八苟獲厥施無曰官之廣狹皆足以效其所有況令為民率一邑之政靡不仰成雖所及有限他日擴而充之以相天下以福斯民有弗難者嗚呼孰謂州縣之職為徒勞人哉歸信為雄州屬邑其尹曰史君肇下車不

鉤距不機穿牖民於約繩吏以律明聽慎罰以治其下
殆有志利人澤物者與延祐改元夏四月邑耆老趙某
數輩走京師謁余曰我史君去官今一年矣其為治也
雍容無遽色或以為緩既而民孚吏革闔境懾然愛而
敬之嗟稚惟一逮其去茫然若失怙恃雖吾輩亦不自
知其然將碑以發之敢屬筆於子訪其政皆相顧若不
能名因叩之曰世之為縣者聞有挾勢而商徧賦所部
倍責贏入名為義取實則豪敝史君有此乎曰無有也

聞有盛飾厨傳稱過使客以賈聲譽史君有此乎曰無
有也聞有舞才飢法浚氣樹威內厭同僚而外惟民剝
史君有此乎曰無有也聞有乘荒緣疫噤不上聞奴厥
人民妻厥子女史君有此乎曰無有也聞有歲括匠師
工金工木厥直弗畀惟趣其成器服是修昭榮宣富史
君有此乎曰無有也余曰審若是則史君之賢視古良
二千石無忤矣豈直倍蓰世之為縣者哉彼於此不能
免乃日敏於簿書勤於期會苛於督責噫是得為善政

乎哉然謂之無能則不可必欲假此以託金石以範今
詔後則非僕之所敢知也嗚呼後之觀吾文者必輪指
以議曰此可為此不可為亦將有所聳然已故重之以
詩併使邑人知賢令尹之政在此不在彼云史君名郁
字文卿景州東光人今改河間寧津縣尹階承事郎詞
曰

為令而愎則民咸盡毋曰克威其究惟忒為令而罷則
民罔齊毋曰克惠其究姜而不罷不愎惟吾尹然道我

於平迷我指焉我田廬廬有饁惟旅或其蹊之令則尤
汝令之始來若無所施既而私省其獲不訾登幼於學
俾老有養宇者攸寧塗者相讓令今歸矣吾疇依矣追
而縻之慨其悲矣彼察為明彼苛為能雖錄一時日遠
則冥古云良吏利可歲計悃悃無華是歟非矣其民欲
碑言表永思口不能陳心獨德之凡若此者詎力能致
勒詩於堅式穀嗣至

朝散大夫同知山東東路都轉運鹽使司事恭

古行司惠政碑有序

古者鹽與民共周雖置官掌之初不倚以資國也追管
敬仲相齊以富說君始寵其利而居之厥後相沿遂權
筦以扼民用防塞日嚴而奸軌遂熾其間或弛或禁歷
代不同要皆以貨視之而重其入矣皇元有天下世祖
皇帝肇建官制惟民是恤以山東瀕海素饒為置都轉
運司濟南司設使二同知副使判官各一使則監守餘
則行司其境而督成焉今上御極初年大都路南兵馬

司都指揮使恭古出為山東轉運司同知公西域人英敏明決所歷有聲尤練刀筆其所增削老吏有不逮每行司即囊橐自隨與所部無毫許干曰吾不侵彼彼敢侵吾竈民比歲縮厥煎厲由戶乏賦重戶乏由官給工價隔閼吏手且易真以偽無所於質賦重由亡不補缺併其工見民當舉火者父子兄弟妻女盡室以出鵠形菜色偃僂執薪烟焰中仁人君子見為酸鼻若復從而恩之則課耗工隳咎將誰執又曰夫鹽斤二百為席為袋

國有定制比聞賂則加多否則加少其司場官吏卒徒恒不下廿餘人一人弗嫌即勒不與發夫鹽乃竈民膏血使若輩操賈肥家可乎夫以歲鬻官帖為轉運者差以上中下賄厚者給以上帖謂之答首錢往往致鉅萬許諸宿弊積奸類此者偕其使湛穆直權宜創法為屏絕盡以所分地寧海新鎮永利固隄等場十有二他官所分或有故亦攝領之其給工直載楮錙躬詣其地召竈民面覆手授纖釐必足吏無施其奸由是恩威胥著

遠近無不聳服煎有羨餘而課軼疇昔數倍至有事已
以斗實香鳴樂焚之行司拜德酬惠者憲司聞其能諸
訟不法輒檄使按問未嘗阿旨希薦使人有譴泰定二
年夏旁近諸縣火災朝廷遣使賑之而漏竈民公曰均
饑於災此獨屯其膏何也遂遣吏再三請乃更溥及舊
所逃亡聞而來歸者繩繩無虛日嗚呼世恒以職財為
恩人且謂不足展志而薄之胡不視公所就哉大抵微
難劇無以見人之能微清濁無以表人之節處散局冷

地而曰我清且幹是誠清幹乎哉語有之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殆公之謂也夫今年某月寧海場鹽司令李良佐率耆艾數輩走濟南乞文於僕將伐石勒公懿績樹於利津行司之口曩余為禮部時聞公出使泉南適有寇亂職兵者皆顧望不前公怒而致其兵進討平之蓋其為國為民之心非獨今日余惜其用不滿能且嘉佐鞭算而使人感戴不忘如是故不讓而為辭以礪夫有土不得於民者其辭曰

凡仕祈治奚擇清流處濁能清維貞之尤何莫非民事
悉王事民靖事凝職斯無媿今官計者肖公幾人奸蠹
求源有草靡因孰股吾民我憲我理執政之瘵我石以
已歲行其部德徽孔宣族信羣孚有命胥先竈民有歌
曰奚來暮昔逃以離今完而裕屬丞亦曰公我父師匪
厥教命幾敗乎私彼云理財易易素志所歷許隆遐邇
公視人事一職猶弗克揚矧兼其他而優益臧往使於
南適際寇虐春秋與專三擲咸若彼司民土蔑寸善稱

俾而聞茲恧其可勝闔境皇皇云報無所託言於石永
徹終古

大都河間等路都轉運鹽使約約惠政碑

三代以前鹽與民共權筦之法無有也夫利鹽以資國
萌於齊威滋於秦漢氏蔓於魏陳唐宋之間惟得人焉
而尸之則財阜民康經用不匱非其人往往挾權斂法
殖私以厲民不至斂爵喪軀而不已於戲自古職財不
為財所禍者詎不确确其難哉泰定丁卯夏五太常禮

儀院同僉致政李君惟肅為余言大都河間都轉運鹽使約約肇下車首公絕私以身帥下物務之至惟正是從諸司轉運在江左者惟河間為重且劇雖夙名智囊善賈而能者往往弗克荷公以國人紀綱其間未數月久弊宿奸芟剔殆盡加以同使郝君托歡協心輔治言合計諧其相信之深巧於用謀者有不能間先是為轉運者餘鹽為引一十萬五千二百五十滯而不能售累政坐視計無從出公於是走省部言狀遂聽就實次年

之數中外無不趑趑稱快居嘗曰天下事自難則難自易則易不特理財為然也持身玉雪竈民自裕商貨自均所課自集所部自肅功一二而功千百焉若乃外示局鐫內懷溪壑一中其餌詘信操縱惟彼之隨小有所更即從而騰口其慝力雖千而厥功不能毫許嗚呼觀是言則公平昔臨政可知已居無何朝廷聞其能賜金幣異帛有差於是長蘆民無少長一辭僉謂國家猶示旌勸若是吾輩可蒙其惠不為表諸顯乎遂偕滑州尹

韓嚴及鄉士李杵崔惟謙輩謀伐石頌其善政式範後
來聞子雅與吾使君善又嘗同朝盍賜一言為嗣至者
勸走昔為禮部時公為侍郎工曹嘗竒其剖擿明敏胄
世族而事儒學後走辭叅議還濟南而公亦由工部尚
書出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客有自南來者口其政嘖
嘖不置繼而聞有是遷為愕然良久夫中外之官雖夥
足以伸其志行其道者莫廉訪使若焉名為三品其權
之重宰相有不逮轉運使瞠乎後塵矣向清而要今班

之常流向舉刺人今為人舉刺在他人必缺焉不樂報焉而有難色公畧無纖毫不足聞命即欣然趨駕以行非處心以義而不以利以國而不以身以遠大而不以淺近者能若是乎余由是知公他日為公輔器也無疑矣故述其德於民者如此且係之以詩曰

昔醯利庸共民疇權之始齊君逮兩京若唐宋法寢周國攸潤官者能用斯溥療厥官樊蠡午諒為政在任賢何彼汙此皦然故所司貨山積欲表裏莫斯的公曰嘻

如我何誠堅白從涅磨由憲南荷茲任制許顯益清春
事皆至不亟徐焚者條陷者途蠹畢祛政優布令下孚
公上裕昔商人惟賄先今秩秩罔敢愆昔竈民命朝莫
今樂生若春毓具被賜詎止斯舉要言他可知謂易輕
經費寄謂重難頤指治猗若績孰克凝宜我公天寵承
監既前衆胥勉肆故人喻推輦凡有位能舉然何事功
不萬全我撫實詩以紀俾爾民詠無已

歸田類稿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歸田類稿卷十

元 張養浩 撰

神道碑

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議樞密院事陳公神道碑
銘

九河可障欲難窒三軍可衄正人之氣不可撓嗚呼如
緱山先生陳文靖公剛焉不詘於欲正焉不撓於邪其

立朝大節巍然視古社稷臣無慚德此天下之公論非
出於區區意見之獨也公諱天祥字吉甫其先趙州寧
晉人由兄祐為總管河南遂徙家焉中統初李璫盜據
濟南潛與宋通好河南河北宣慰司承制署公千夫長
偕諸將東脩宋璫誅歸鄉里家故貧力田偃師山中暇
則講經授徒聲聞日著由密邇緱氏山故世稱緱山先
生云至元十一年世祖皇帝命左丞相巴延將兵伐宋
瀕江立招討司且括民間兵械而興國軍遂搖郢復州

招討司以公世隸兵籍辟為經歷鄂州行省移公攝知
興國至則灼厥亂故上書行省叅政賈居貞寧暴戢奸
辟猶伐病先實元氣邪自索焉初奸人乘間連結椎剽
所過土崩公私無一人敢與角者內弱如此圖外誠難
今痛猶未定若復動相疑貳拘兵益嚴將恐彼亦生心
康輯無日惟宜徐驅緩導拊其所傷則民感吾誠兵適
我用矣行省謂然併許從宜以治乃順民所欲利者興
而逆者以除曾未期年遂成樂土吏白市有謀請捕之

公曰彼見吾政如是歸必語其黨與乃吾流亡之招也
奚捕為自是遐邇聞風踵歸恐後至元十三年改鄂州
行省為宣慰司叅政賈公鄭萬戶皆宣慰使以省檄未
下不知所長賈移疾不出賈素得江湖間百姓心公走
謂相君不出衆必驚撓班次事小一方軍民事大公其
長鄭以需省檄脫公為長不愈自上殺之下乎賈悟即
出視事會壽昌黃州盜起宣慰使鄭公將兵擊之至樊
口敗死士卒還言賊盛且銳將攻陽邏堡鄂城門晝閉

民亮亮不能市時諸兵皆隸叅政呼都克特穆爾麾下公
見其猶豫無出師意謂叅政賈公陽邏堡阻山而壘賊
所不能攻政使其來是授首於我况剽邀輕動南寇常
態以我突騎當之其敗可旦莫冀勝此則江南諸郡自
靡矣賈白呼都克特穆爾且以義激之遂引兵出城賊波
駭潰散死者十六七始將士聞賊至咸謂賊聲攻陽邏
堡實擊鄂州城中必有內應宜盡捕大姓防患未然賈
公不可衆執愈堅公曰此州宿重兵不少使賊能翔亦

無從而至其主是議者不過利彼財物耳由是衆議遂格宣慰司以公有文武才使攝壽昌府事且發兵衛送至境公謂治盜上平定安集否則相挺為亂流毒善良乃下令使自相招誘悔者聽還其業無業者從所欲居惟擒首惡一二論上宣慰司其餘獄繫及他因凡五十人至日召語曰若亦思而父母邱隴乎皆釋桎縱歸期三日復獄及期果復無一人逸者宣慰司以公是舉可勸未服遂皆原之後四十年民追思不已為建生祠

二十一年拜監察御史先是中書右丞盧世榮以掊克柄政中外病之御史中丞崔彥劾奏世祖怒下吏按問幾殆左司郎中周戴微若反脅坐以廢格奏杖一百舉朝凜凜相戒公拜章言其先為江西運使入賄與自盜鈔以錠計如千金銀以斤計如干茶以引計如干又謂國與民相為一體民病斯國病民安斯國安今乃擬一歲之期營數十年儲積非白取下厥計無從苟行其言必賈怨天下况宰相重任非彼所堪臣非不知言出禍

隨以事關國家有所不避章凡數千言大義若此上覽其奏遣適臣諭旨汝盡乃職為朕朕其忍以言罪汝言出禍隨詎必云爾也後盧世榮誅天下想望風采矣其年五月遷奉訓大夫吏部郎中二十三年四月拜治書侍御史出覈湖廣省出納道鄂聞行省臣約繇穆爾倚中有援橫無所忌乃發其奸利十數奏未下私繫公獄摧脅百至而公恬不為動凡幽四百餘日惟取四書環披編考心究而身體之有所疑即著論以辨略不以死生

禍福纖介後會赦乃出二十八年改朝請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明年以疾去再授中順大夫燕南廉訪使甫上換使山東時朝廷遣使郡國議弭盜公謂盜有可矜有不可矜由歲惡時屯為者可矜治平數犯懷迷不知返者不可矜非嚴刑無以創艾且頻赦不足化盜適資盜俄濟南屬邑獲劇賊數人公命市曹令衆生杖殺之同僚不可公曰比歲盜興職所在二千石姑息吾今權宜以行若朝廷罪擅殺老夫自承萬不汝逮

既而治盜詔下具如公策所部有妖婦自言為男子茹
冤未雪徧控諸郡皆以為神不敢詰公虞其惑衆階亂
杖而遣之或曰真鬼神陳公且欲治况假之者耶大德
三年移使河北辭疾家居遠近以訟求直者雲簇其門
至徙避他所六年拜嘉議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中
丞時朝廷方事西南夷公上疏器莫凶兵事莫危戰聖
人不獲已乃用去歲行省右丞劉深不度易難請兵遠
征多婦國行未及半變生八番旁寇乘之地喪師燬奉

頭鼠竄後復發陝西河南諸道民為兵數萬命平章劉國傑將之期以必取轉輸益亟所在弗堪且聞所徑委陘多崇山盲壑惡林毒草羣獠安沈疴瘴疹出入獸如圖其地不可郡縣版其民不可衣冠故歷代外之不中國齒設使彼聞大軍且至或壁阨以老我師進退兩窮噬臍何及粵自朝廷征倭國占城交趾諸蠻以來今三十餘年未聞得尺地一民而所費奚萬萬億啻此其為鑒詎不至近且明今宜先棄劉深市傳首以諭遠人繼

遣使奉璽書開以福禍懷以恩信如仍為害徂征亦未
為晚昔大舜班師有苗格漢趙充國緩戰羌人降經史
著之定為世鑒明年四月赴召中書拜集賢大學士中
奉大夫商議中書省事八月地震河東尤甚民厭死數
十萬勅丞相御史議公援古喻今推本天人上數十事
奏皆報可以其言秘故外不克知及還上遣使追及通
州賜楮幣五千緡以無功辭或曰昔二疏去漢未聞辭
賞公曰辭受在人何得前輩相律九年五月授今職時

年七十有六凡五返訖不起仁宗皇帝在潛邸素熟公
名迨之國懷孟遣使賜酒若幣仍勅長吏歲時告存其
為累朝器重如此始為招討司經歷諸將以久駐此無
家恐無以固衆志命各置侍妾獨難公一日飭送良家
子有絕色者來公曰諸君自安吾無庸此卒却之其權
壽昌得賊所盜戴姓金四錠召以付之其人辭曰賊初
獲我自謂必死公既擒彼此身即公所活願奉其半以
為公壽竟皆付之公平生喜淡泊世俗所嗜無一動其

心居則閱經史出惟一僕自隨後躋顯要家無毫許增
朝服亦其兄所遺者及臨大節毅焉不可奪故走謂公
剛焉不詘於欲正焉不撓於邪者以此嘗著四書集註
辨疑十五卷四書選注二十六卷雜文若詩號田居集
八卷或謂四書辨疑公雖不作亦可竊謂人非生知孰
能無疑疑而辨焉乃講學之事昔司馬溫公疑孟子歐
陽文忠公疑系辭固不害其為大賢也天不憖遺延祐
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得疾薨正寢享年八十有七塋其

里嘉禾鄉之蔣氏邨贈資德大夫中書左丞上護軍追
封潁川郡公謚文靖曾祖懷曾祖妣范氏祖忠贈昭文
館大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河南郡公謚昭懿祖妣
張氏從封河南郡夫人考子安贈如公謚文康妣趙氏
張氏並封河南郡夫人文康二子長即祐字慶甫號節
齋學行與公相頡頏事世祖廟仕至浙東宣慰使死南
寇亂次為公時人以二難目之夫人張氏以賢淑聞前
卒壽八十後七年啓其藏祔公容貌若生三子長孟溫

朝列大夫泰安州尹次叔良將仕郎登封縣主簿次季
恭年四十八卒女子二長適翟氏次適張氏孫男六孫
女十有一曾孫男五公卒之五年當至治元年十一月
朝列君孟溫自泰安遣其子允中奉幣若事狀來濟南
請銘於余惟公一代偉人當求一代名筆發之走何人
敢命之辱辭不允乃反幣按事狀謹為銘曰

若昔正人曠代一二維民具瞻為國元氣漢有汲黯吳
有張昭魏狄聞唐韓冠宋朝迨我皇元光掩前古將相

大臣中外接武國人尤異初不假書凡厥言論乃書與
俱其在儒流許王斯最厥後卓然公殆其對早賓戎幙
適丁寇紛緩頰出奇可百戰勲衆部讐惛一省喑愕言
試於民所至神若相其良否與時亨屯戛焉斯寒煦焉
斯春迨其揚廷洸洸巨犯連拄大奸斧鑕無憚其誠斯
金彼物維火百千從陶色不易頗雖其學問是藉是資
亦由厥德神密相之蓋古有云正人猶虎高步於原不
若咸沮昔聞今見天胡忍敝豈伊羣黎為福亦薄使當

鈞軸以弘以久措時泰和特一反手然是未酬所存者
大立懦廉頑百世攸賴莫堅匪石莫易公論詩以揭之
彌遠彌信

贈中順大夫河中府知府上騎都尉潁川郡伯
陳公神道碑銘有序

公陳氏諱安字良佐世居覃懷修武之六真鄉祖銑金
河南宜陽尹考慶屬金訖錄閔德田里公幼焉穎異彊
記有遠識器度廓如與人交情意周洽有不逮則誠格

忠告善則嘖嘖又惟恐其不章讀書主踐履不以口耳
勝人橫逆之來愈益務自修省雖重亦不復識者謂有犯
而不校撓之不濁之風子惟德蚤仕於外每歸省必以
安義命毋躁進取譏時賢獲罪公論為戒嘗為汴梁酒
稅副使初命下人多意其不屑公曰仕患不忠卑下非
所患聖人猶為委吏我何人哉未幾改進義副尉河間
鹽司厚財場管勾潔已率下賦報無所隱民甚譽焉俄
以年及歸鄉里時惟德為尚書省檢校官階奉議大夫

國制諸封贈父與子同子陞亦陞遂封奉議大夫驍騎尉河內縣子後惟德進中順大夫戶部員外郎遂加今封享年八十有二卒在延祐四年夏四月某甲塋某所之先塋妻薛氏協德宜家先公如干年卒以明年四月祔公之兆追封潁川郡君曾祖妣趙氏晚嬰風疾數年不能差郡君侍湯液惟謹每教諸子以濟人惠物為心五子惟德其長次惟善次惟恭次惟剛次惟謙皆仕惟德為最顯由丞相掾轉秘書著作郎中書架閣管勾尚

書省檢校官出為陝西省左右司員外郎拜監察御史
初拜御史多所建白未及行而潁川君訃至越明年夏
五月走書友人張養浩曰孤惟德罪大家君捐館時縻
身於官其襲斂祖奠皆弗之及重惟先君平日位不滿
德而惟德又斂仕弗克盡養苟沒焉不為表其素行金
石則惟德殆不能人天地間矣敢百拜以神道碑銘累
子肇余交御史君垂三十年為故人早歲俱聯掾禮部
為同仕交舊如是而走也尚敢以不文辭哉惟德字子

新方器用於時銘曰

大阿龍泉不必巨戡始知其銛所以古賢草澤或淹為
國具瞻猗歟潁川諮諮其嚴肫肫其謙或有忿然我海
斯涵終鮮悔嫌得厥善焉口不忍柑必播衆談教子義
先已分永甘母人之貪云胡不權卑處閭閻職彼米鹽
才苟具全位雖弗厭奚害為恬微子朝聯鴻恩用覃疇
發其潛仕甫及年遽爾言南何守之廉清白世傳壽且
多男天報至誠彼道義損而致炎炎榮不蓋慚樹石於

阡有徵其凡眎茲巖巖

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贈某
官謚文敏元公神道碑銘

嗚呼聲余友吾復初殆三十餘年矣相與同官者八臺
則余掾於內君掾於江之南每計事至京師必劇談極
懽乃去地雖不同均臺掾也省則同掾丞相府仁宗在
潛邸同為太子文學入翰林余待制君直學士後轉侍
講余又以直學士代君在禮闈尚書則君侍郎則余未

幾又同賓幙及同知延祐六年貢舉嗚呼世之同官者
固有多或一二又多或四三如吾二人聯武臺閣且三
十年抑亦古所無而今鮮有也其如是者為偶然非耶
茲亦交游中一大異事也其尤可異者又有二焉至治
元年六月余辭叅議還濟南明年二月七日君暴疾卒
京師其去朝廷為又同也君二子余亦二子余長子前
卒君長子後一年卒其為失望於嗣又同也向所同者
謂之偶然或可今所同者是豈可以偶然論哉嗚呼曩

君不恙時嘗同過前修撰貢奎仲章家飲酒半君慨然
謂余昔司馬公與范景仁善二人約後死者當銘先死
者之窆余與希孟官同如是氣同如是而出處之同又
如是其有先死者即當如二公約仲章其記余此言余
聞之默自度蒲柳之質君他日必先銘我嗚呼詎意余
今乃先銘君耶誠使君先銘我雖曰不幸託君文以傳
不朽適以為大幸今也余乃銘君是君不幸中重不幸
也雖然初公之卒余方侍先君家庭雖嘗為位而哭臨

弔賻送皆未之及今若不為銘則冥冥之中為負滋甚
然計君之沒今已三閱寒暑而余始為操筆者非敢緩
且食言向也每一抒思輒悲哽不自禁茲以歲月稍遠
又不忍負所約遂抑哀為撰次之按元氏君嘗自言魏
拓跋胄裔其上世弗克遠系高曾而下舉晦德無顯者
迨其考某始為江南某路經歷於是遂學江南歷數師
若元廷芳王景初吳幼清輩皆嘗受業焉君為人英爽
視功名無所難自幼已穎異有俊聲讀書為文恒務出

人上尤用意春秋學且其性不藏能隱知人有問即張
髯岸幘疊疊竭底蘊以應初慎齋董公某僉行樞密院
聞其賢過與語合慎齋畧齒爵友之甚至後掾行臺行
院及入為樞密院照磨皆董所推轂出賑山東諸縣饑
餘楮鏹四萬緡同使欲持歸公見驛民匱甚將給之使
謂此為流民非為驛也君曰驛於民有分乎且大夫出
疆許專春秋之義也余雖無似幸忝大夫之列卒賑而
歸及復命執政皆多其明決至大四年仁宗皇帝正位

宸極數被召見凡諸寺觀碑及近侍先世功行銘者甚夥會牧菴姚先生燧以承旨居翰林修成武二宗實錄命君總之君悉心毗贊迄成兩朝盛典君所述者姚公畧為竄易他人則所留無幾居嘗謂文有題者吾能為之無題者復初亦能為其見推激如此夫古文自唐韓柳後繼者無聞焉至宋歐陽公出始起其衰而振之曾蘇諸公相與左右然距韓柳猶有間金源氏以來則蕩然無復古意矣天開皇元由無科舉士多專心古文而

牧菴姚公倡之駸駸乎與韓柳抗衡矣其踵牧菴而奮
者惟君一人蓋其天分既高又濟以經學凡有所著若
不經人道然字字皆有根據陣列而戈矛森樂縣而金
石具山拔而形勢峭斗揭而光芒寒惟有是故視他人
所作斷斷不以許用是謗議盛午蓋由才高不肯少自
謙晦所致初無甚惡於人也君為文必以示余或有所
見未嘗敢不為之盡君於余亦然余嘗許其詞工而君
亦謂余氣盛嗚呼君今已矣其復相羽翼相藥石相策

以域於善者在今為誰歟昔子產聞罕虎卒哭曰無與為善矣余之悲復初者顧豈異此哉卒之明年朝廷以君久勞侍從即贈其官謚文敏祖諱某贈某官祖妣某氏贈某夫人考贈某官母某氏贈夫人君娶李氏累封清河郡夫人二子長晦由典瑞院判出尹某州所謂後一年亦卒者次尚幼一女早嬰孿疾贅某人君由省叅議叅湖廣行省政召為集賢侍讀學士最其揚歷惟居翰苑為最久然以散局常缺焉不足則其平昔銳於兼

善可知享年五十有三以某年月日塋其鄉清河某村
某原之先塋銘曰

位不必要視其所施壽不必遐視其所遺今君能以所
長自襮於世如此又奚憾為又奚憾為

山東都轉運鹽使劉公神道碑銘有序

至治初元走由參議中書省事得告省親濟南時劉君
潤甫為運鹽使山東以嘗同掾丞相府雅相好後聞寢
疾過而省之卧與余語其容丰澤若無恙者醫云形壯

而脉不副非吉徵也未幾竟以疾卒於其年十月二十
有五日余往弔之其孤光祖蒲伏泣請曰先君故與公
同僚又相好今也不幸又卒於公之鄉其遺善一二碑
諸墓道恃不泯滅者非先生是託其誰哉於是走亦泣
謹按君劉姓諱澍潤甫其字形纔中人髯美而目威性
開爽論事明白直枉令人易見始由吏部掾轉宣徽若
省翺翺號敏手大德九年丁母艱尋復丁父艱哀毀廬
墓側武宗城中都起主工部事訖工賜銀為兩五十君

曰職當爾辭遂陞奉訓大夫工部員外郎至大三年改奉議大夫同提舉萬億廣源庫是職以出納穀廩人多憚為君曰世謂管庫之任易以汙人苟無所私適足以昭吾潔遂端身率下故自上至更迄無毫髮浼時銓曹訟不平者衆吏行或不敢夜甚則有見讐轢者中書病之奏君主吏部事其所陟黜人服其公延祐二年遷朝列大夫遼陽省左右司郎中先是惠州民孫讓殺人賂長吏為誤殺由赦而出君潛詢得情移官覆訊迄當以

故方旱而雨人謂決獄所感五年入為大都路同知階
中順大夫俄拜監察御史未及有所論列改工部侍郎
明年拜左司郎中屬朝廷更化所入虞不給授山東都
運鹽使階中議大夫凡在職十有五月而卒得年五十
有八世為河南鹽山人其世祖有曰劉千戶者仕宋英
宗朝享年八十卒於治平二年十月二十一日高祖文
曾祖逸其諱第記鄰人以族次稱為六郎祖考金五子
某某瑄為君考居家嚴享年六十卒贈朝列大夫秘書

少監騎都尉追封彭城縣伯母張氏從封彭城縣君公
娶魏氏封彭城縣君後公某年卒得年五十六二子長
諱榮祖仕至保定路總管府判官次為光祖方掾樞密
聞父病即棄所事併日馳歸濟南侍湯液人以賢孝稱
銘曰

凡今吏學類深次骨孰是之遺而坦夷獨德哉若人不
俗於汨言無隱衷廓廓心腹聞彼選曹貨所湊輻君掾
其間毫髮靡黷歷院若省益思自勗令聞孔彰多士攸

伏尋宅親艱口不饘粥於何自罰於墓言宿天子孝之
曰祿其復方城中都躬乃按牘落成循墻云賞非欲天
子忠之遂繫其服聞人懷枉如已犴獄覩物失所若已
溝瀆於休是心雖古奚慙所以泣之薦膺景福入幙則
風下車雨逐微天斐忱奚致斯速惜夫冠豸未及邪觸
俾久臬司可必廷肅貳工未幾復贊鈞軸庶事一公鼎
不虞覆出而轉運入時且足方期賜環遽爾含玉甲子
垂周其孰云促有子肯構疇曰罔續矧復寵光存沒咸

沐稽厥始終奚憾之蓄瞻彼鹽山有石雲矗琢此銘詩
永後之告



歸田類稿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歸田類稿卷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葉大奇

欽定四庫全書

歸田類稿卷十一

元 張養浩 撰

碑一

濟南劉氏先塋碑銘

中奉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劉君事義以泰
定丙寅八月四日卒官既殯厝下其從弟歸德府治中居仁
過余感言先兄參政公敷歷三十年清苦猶一日年垂七袞

竟以勞於王事而逝鄉不恙時常謁故翰林學士損齋楊先生文郁銘其父故御史中丞王公博文銘其祖今二先生筆澤宛然由宦遊南北舉未遑表諸隧此先兄所以目不獲瞑而居仁日夕痛心疾首不能自己者也今先兄以品以秩又當有碑神道惟是三世數十年闕焉未舉之典幸先生有以哀而完之則死者生者均無憾於幽顯矣於是居仁泣余亦泣余與參政公同里閭且十年長又嘗同仕遂諾焉不辭因首載楊王二公之文而以參政公行實終之西溪王公博文

叙其祖曰君諱震字晉臣上世有官青州者至曾祖洪
徙濟南鄒平祖諱清四子季信為君之考以遠吏學終
益都總管府掾性孝友三兄遠遊久不歸母氏憂思致
喪明乃日汲井冽浸舌舐之月餘遂瞭然人謂孝所感
嘗戒君曰吾始不能擇術以城旦書發身雖家溫而身
逸不願汝為之君恪受教遂業儒既冠有聲鄉校間貢
春官罹河朔山東饑亂所在皆盜區君挈二弟匿巖穴
中朝出莫返以所獲食其弟日以為常居嘗曰屯難之

世弱者不能有立必強焉依即杖策歛軍壘謁帥兵者
撼以言帥說留麾下事皆諮訪然後行一日齊河令乘
良驥過帥帥愛其乘既去欲遣人追殺奪之君聞蹙然
曰所須者馬以物易之彼必不靳何至殺人君即召令
與其直遂以馬歸帥騎管定者數有小過帥怒欲殺之
君曰今雖饑亂行臺密邇如責專殺其將何辭罪果白
具獄上聞戮之庸何遲帥怒少解君即陰誨定母率鄉
隣善帥者百餘人往謝罪事遂釋君之存心救物類此

壬辰授行臺令濟南公檄為鄒平詳議兼提領尋改監
軍需庫又監本府稅歲己酉某月日以疾終得年五十
有七娶同邑張氏生四子鑑鐸錫或仕或農或賈俱
以謹愿稱一女適鄒平尉子張某素菴楊先生弘道山
東名德也與君相得甚聞其卒贈以銘詩昔與吾子同
居一鄉坎離屈信八載延長曰異曰同以德以禮不及
就中疑滯斯啟會遷青社予往子留傳聞頃逝弗獲奠
羞有子胥孝克喪於鄒書之於碑行實陳露老病思溢

莫既情素聊述此銘識子之墓損齋楊先生文郁叙其
父曰君諱璧字君用齊之鄒平人曾大父清大父信以
孝行著仕金為益都掾史長考震詞賦進士會汴梁下行
臺濟南公延致賓幕終於詳議官山東諸儒間稱偉人
長者故素菴先生楊公宏道銘其墓御史中丞王公博
文序而碣之其載世德詳矣君承父師之訓逾冠能以
儒學飭吏術選為京畿都漕運司知事尋陞經歷時柄
臣擅作威福漕司法盡廢乾沒之屬與之同惡相濟賊

汚狼籍至有以空鑰相授者自君蒞事同官以故意相處欲有分遺君竦然曰是言豈可及我哉其人慚服君乃盡革宿弊經畫周密冒濫無所施利其餽饌未幾倉廩告實京師仰給時議多君廉敏進利用監丞所以懋其功也秩滿調深州靜安縣尹適盧世榮以言利竊政立法剝下使郡縣官同於商販百色取贏筭至蔬果蠲鰕官吏急於奉承人人惶惑爭訟謹然君顧其勢不可久日親諭衆姑勉強趨應期會毋釀怨生事以濟黠吏

貪孜孜為區處視民力強弱令相助藉民感其懇款聽命迄於盧敗一切休之以靜民安其政靜安深州之附郭邑也為監州者蔑視同列每治事日僚屬朝莫將迎於第君獨不然或勸從衆君曰縣尹吾職非役於監州者也吾之為縣若五事不治或貪殘而獲戾坐是名辱固所甘心二者吾所無將若之何終不為屈遷承務郎建德路推官專訊鞠兩造在庭君平心淑問未嘗疾聲遽色人為吐實察其情有可宥多從末減不以上官喜

怒為輕重讞獄至屬縣囚聞之曰劉公來我輩其無冤
矣經其處決者使人思之不忘其明年朝廷更新大政
改用人京都諸司且交辟君不幸建德已以訃聞矣得
年五十有九時至元二十七年九月八日也孤事義奔
赴喪護柩還以某年某月日窆於鄉某原之先塋闕人
馮氏一子即事義為禹城縣尹君天姿中和內方外圓
平居溫克無忤於物然遇一事問闕如何不以徇隱遷
就方赴調日有鉤致君以行賂者謂可得善地不爾將

有遠移君曰予從官有年矣顧若無所媿今始行賂其何媿如之已而果除建德去京蓋數千里事義請以疾辭君曰無疾吾將誰欺趨治裝行既到官益勤於吏治退寓書樓起居殊無遠外之戚非以義理自勝者不能也歷官所至以平易近民以潔修舉職以謙恭接士夫共嘆詳議公之有子古有之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蓋於是乎在况又以家學成其子入官已有善狀劉宗之昌未有艾也銘曰維榮若利舉世所事有階可升孰安

理義猗與劉君明敏寬舒秀出乎長厚之餘遵循乎平
易之途誘之而不能前脅之而不可遷他人實難已所
易稱其臨民也清而通其治獄也愛以忠豈無神明福
此靖共然壽不周於甲子材不展於朝士天殆啟其後
與子克肖以濟美有豐其邱有碑道周歌此銘詩利享
春秋余按叅政公諱事義字伯宜鯁亮有風槩幼敏於
學能詩其所題詠人多膾炙之由禮部掾辟詹事院掾
又辟丞相掾時當國者遇下如束濕諸掾屬動罹刑辱

君以慎敏無所及自謂久此非福遂求副大都酒課提
舉或以貨慊止君君曰幸完身出誠能自潔職貨庸何
傷未幾授承務郎禹城縣尹既上與同官不相中欲有
所為彼輒撓沮君言于上官使輟職專奔命于外條其利疚
相時興除有訟庭決吏戟手無所弄民深德之惟恐同
官復職以弛賢令尹心會民上嘉禾一莖九穗咸謂治
理所感瓜代耆老為碑其政縣治部使者上其實授遼
陽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尋選為吏部工部主事所至以

治稱用是拜監察御史先是犯臣法樂實以宣慰使橫
山東君為禹城時耳熟其惡至是遂發其奸狀以聞未幾
轉中書右司都事甫滿制授秘書少監執政以秘書散
局非君所宜復奏授兵部郎中階中順大夫省臣以大都
宣課提舉司所入多不實命君監榷果增倍蓰具以數
聞賞白金五十兩異幣各二端臺臣廉之奏授浙西廉
訪副使階太中大夫蓋浙西民物殷甚有行省諸司素
號難治君一切務盡公他無所顧既而改兩浙鹽運使

入差出均課無所詘期年以疾去會陝西有亂徵臺奏
為治書侍御史亂弭改嘉議大夫湖南廉訪使至治三
年拜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中執法阿爾哈雅素有
聲臺閣明敏且威貌當世如無人獨偉君為加禮今上
踐阼拜中奉大夫陝西行臺侍御史明年拜是省參知
政事卒時年六十有七祖父震先封亞中大夫東平路
總管輕車都尉彭城郡侯今贈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
彭城郡侯祖妣張氏贈彭城郡夫人考璧先贈中順大

夫戶部侍郎今贈中奉大夫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彭城郡公母馮氏彭城郡夫人君配成氏蓋氏韓氏俱前卒今室齊氏皇慶元年封建德郡君延祐四年封彭城郡夫人最劉氏至參政公凡三世矣素菴楊先生若西溪王中丞皆一代偉人而與其祖如此損齋楊先生以年以德為國老成而與其父又如此所以期君甚重今皆如其言余生也後不及識其祖若父獨與參政公相好嗚呼觀三先生之文則知劉氏所

以致伯宜者蓋有以古人謂德遠而後興諒哉銘曰

河日瀉源崑崙岳雲夷基厚坤劉之先德世累前未施
後迪啟猗若人才諳周衆所艱已則優始職民厥績著
警強鋤循弱樹迨裏行奸力政震以霆折以風方有為
賓省幕恥容容恒諤諤出憲浙問益宣言射如中乃愆
使鹽司欲鋒挫彼則頗我奚過尋有命貳陝臺起已顛
式后年自西河移南紀所去思所至理晉臺袞庸勸忠
天胡然遽賈躬壽七袞品登二恩薦承華奕世子則孝

臣馬忠生有述沒有聲我作銘惟實紀匪耀今贊無已

濟南陽邱許氏先塋碑銘

走甫七歲而外家許氏盡室自歷下徙居於江之南尚
記先妣攜某祖西城門外俱哭失聲而別時某漠然不
知為何悲迨年十三先妣薨謝既而又聞外王父若母
相繼卒時某頗有所知竊自唁負何罪天壤間既早失
母又失外王父雖有舅氏輩一二又邈焉數千里外死
者生者皆不敢必其見矣至大改元走由太子文學拜

監察御史而表兄伯時自江南來使其不言則彼此俱不能識表兄自道其舊於是某哭表兄亦哭今年夏走復以尚書承匱禮闈而表兄以聽調來京師且致我舅氏之命以先塋銘為請竊惟某自齟齬與我外家別今四十餘年恒欲往省而不得今乃辱以不腆之文託之塋域則某平昔懸懸者或可少慰矣故不讓而為援翰焉按許以國氏系出炎帝姜姓世居濟南章邱之延安里高曾以上其仕其世屬金源氏易代之際譜逸無從

考祖全和厚敏生植嘗典獄有陰功享年七十三祖妣馬氏享年七十八卒俱權厝武昌某原二子長克修次其一女為先妣從大人封贈濟南郡夫人我舅氏字仲德克修其名精律學試吏總府綽有幹稱後由雲南行省掾調廉州合浦縣尹再調象州路總管府經歷二所皆炎荒遐徼民鳥獸難靖官政廢久胥吏所在橫甚我舅氏不以中外遐邇異心循職當為直前無所顧未再歲學興於鄉農力於野盜不闖境而積年逋氓襁屬來

復獠俗為之不變憲司宣閭爭上其能故再尹靜江古
縣政聞益著先是兩江廣西宣慰司幕官累以墨敗其
潔者往往不職使者病焉聞公前績遂辟為都事贊上
勗下裁剗裕如所部賴以寧救憲府有訟輒移檄使決
平心以理罪者自以為不寃在幕職三年宦意寢弛即
以陽朔縣尹致政或以未衰止之公曰吾早棄鄉壠蹕
蹕無定居桑梓之心日深一日不及茲時還吾故都以
畢吾親襄事則吾他日將不能瞑地下矣或者聞而賢

之今七十有七神明尚不殺觀此則僕相見之期庶幾
可必矣娶高氏賢而能家三子長可道即表兄今授承
直郎湖州路推官次可權監稅湖廣次畊道早世皆僕
表弟云銘曰

世謂君子其概二焉有位曰貴有德曰賢位苟隆盛而
德弗稱彼則為華識者攸病德則優矣位弗酬矣我乃
自如彼其羞矣猗我外祖殖德奕世報雖未弘行則云
備矧夫百里為古侯封名亞公爵其獲已豐孰云荒服

恒遠王化而公一臨不異中夏公未來思其暴虎狼亦
既戾止乃馴若羊風紀訟牒日不暇給檄公代推纖忽
必析凡兩為縣厥政孔良幕府載賓令聞益揚他人有
此必巧其宦誰肯方隆途止於半知足不辱老氏有云
以公槩之爰信所聞汚彼繡泉有山環峙碣此銘詩永
穀來嗣

濟南歷城縣侯氏先塋碑銘

維侯為氏晉縣裔子孫列國簪組繼有居大梁夷門市

被褐獨以氣高世列侯封君蔑如視敖然坐伏魏無忌
至漢惟霸號循吏為郡兩舉威與惠自是以衰代有位
譜牒茫茫莫之系高祖仕金逸其諱官至明威閫外制
世居考縣兵燹值避亂而東亦其勢三子不後者孟季
仲其曾祖聶其妣子男亦三惟記二曰元曰興威不仕
元配聶馮生子四林傑全三鼎足似曰光祖者出馮氏
其父為林寢昌熾術效白圭居貨利妣李若鄒內助治
五子長亮季安次次禮次仁次斌弟各世其業引勿替

諸女婉婉聽從備既適名族稱中饋亮鹽管勾當會計
繼陞德州稅司使非直儒通吏且遽所抱宏多未及試
曰克敬者乃其嗣麪局提舉弘州涖階承務郎緋綬被
位不滿能箱屈驥季安喜施性溫粹揮金傾接當世士
不貸藩身藩以誼動為交遊輟車騎小孟嘗聞月旦謂
循名覈實諒無戾彼雖鉅萬縮如蝟咄哉胡可同日語
拜官同知和州事繇親喜懼職隨棄春秋五十有六歲
天不憖遺衆為喟軸折中途舟半濟水陸徒勞竟無遂

謂耄非耄稚非稚使假以年何可冀其弟即仁仲賢字
幼而恒有老成氣每悼先塋缺述記嘗謂萬物祖天地
維人於先又奚異豺獺魚獸尚知祭昧茲寧不慚物類
遂於兆域營不置為屏為垣松栢藝歲時棗盛必躬致
手足數瘞忘厥勩方謀伐石表諸隧遽先朝露命非是
友于賴斌克繼志亦由耳聞目見異過我語我哽且淚
父兄幸託在世契敢以銘文為子累走拜命辱中甚媿
肇農圃歸耗文思堅辭者再請愈銳擇重而書畧其細

復借樹泉以為譬欲泉之達必疏滯欲木之蕃固根蒂
源如弗濬委將匱不本之培葉斯瘁積善不善見諸易
慶殃無不以類至此理必然非有偽服善而行蓋天畏
今君追遠如始瘞使賢者興愚者勵顧余何敢骫骳避
因變其文泉壤賁况古人於碑若誌本以題名與牲麗
後來履歷亦附綴往往鋪張坐辭費以頗為端佞為智
文過於華實則未蓋由作者利其賜因之馳騁所有藝
奚暇深虞失初意維歷城西山矗翠有蔚其塋樹林庇

齊東野人挾其秘字字有徵非死媚庶千萬齡永昭示
濟南姚氏先德碑銘

姚虞舜之胤也舜生姚墟子孫因其地以氏焉春秋鄭
大夫勾耳漢諫大夫平唐梁國公崇宋太尉麟其族之
尤著者也國初有諱成者拳勇開騎射繇避金末亂自
寧海來毫懿瓦合於俗人未之奇也一日羣行郊外一
人持弓矢誇衆公縮縮若無能也俄而三兔歛起叢薄
間弓者躬不能一公取其弓連三叢三中衆始訝其能

武也後至濟南二州民視為扞援聚而從者幾千人公弗能止也因曉衆曰我漢人也材微勢孤將不能汝庇萬一為人疑是公等反禍我也聞今雅克國王中朝貴胄甚德而度可往歸也遂率其衆見之王喜甚承制署軍民元帥尋聞於上錫以金符旌其忠也未幾朝廷黜減諸侯王官屬遂歸其符節合族退歸鄒平之厓鎮或惻其中廢公處之怡然也後因占名數濟南以天年終娶趙氏三子諱貴者其長諱德諱乂者其季也貴事東

諸侯張宏為郎君郎君者當時親近之稱也侯愛其沈
默淳慤信任之人莫能間也居常遠貨利友二季極和
孺周親屬貧及人急出所有不計也由是鄉黨一辭曰
姚郎君善人也義人也嘗遇一道士傳秘方療瘡瘍無
衰壯可必其愈也遂居其藥四方求者不遠千里絡繹
踵門雖徒手無不給也享年八十卒於里第正寢實至
元某年月日也娶張氏三子長允中仲德山東永阜鹽
場管勾以親老便養也次用中彥德次行中用中與全

游相善也由掾江浙省入為羣牧司照磨內宰司典簿
徽政院都事經歷內宰丞此皆出入禁近或兼內帑人
所憚為之職也君恭慎詳密不大聲色所任克荷不知
其為難且劇也其居徽幕權臣特們德爾聲勢張甚附
者立致華要數密召君君策其必敗不屑也俄出為龍
興路富州尹階中議大夫富在江西劇郡也先是為州
者往往以墨敗君自上絲餽縷謁則亦無自入也民訟隨
決不鉗以威惟善導義諭期於安靜非頑弗率太甚者

未嘗麗於辟也期年闔境皆化服蓋其存心仁恕循良之政有以深洽於人故也初廟學歲久寢弛慮無以稱瞻仰也乃葺而新之且刻桐為七十二賢及從事諸儒像兩廡凡七十餘楹工夥役鉅未半載落成衆皆不以為勞也瓜將及不幸遘疾民函香走望至有所以身代者雖子為親有不若是之懇也既稍間即移文而歸士民書帳頌德遮拜車前且泣且留以壺飧祖者從百餘里不釋也君亦悲不自勝及別慰之曰父老良苦微吾

病其忍舍女以去天若我憐他日或復臨此未可知也
至其鄉月餘尚居內未勿藥也命表姪潘通偕其友蔡
君珣致言於余曰用中百不逮人然致茲通顯者繫祖
宗賴也由轉仕南北先世之兆久而未營非敢緩於報
本蓋將有所待也日命堪輿家相地得於歷城西南十
餘里洪山之陽從吉卜也倘公惠顧前好辱貺以文勒
之金石非惟存者拜嘉昭昭而歿者亦將刻骨冥冥也
走與中議君皆濟南家也其仕京師也走為吏部君參

議徽政且同時也況其志在顯親又重以蔡請皆所不敢辭也銘曰

夫士之取功名以自拔於寒微者匪獨恃其才之奇蓋亦由夫遭際之有時也際其時匹夫可以揚天遠不然雖有豪傑之姿者曾不能枳棘棲也夫以寧海公之雄武使其將虎貌以藩邊陸詎不足以敵王所愾鼓而不罷與英衛褒鄂之流並馳惟其足甫展而半途以羈之所以弗克究其施盡其才也雖然位不稱德者後必達

前人之辭固有稽而無疑也宜乎子孫奕世襲芳承輝以神術惠政福黔黎於無涯也嗚呼後之觀於斯者其惟善之孜孜毋謂天與人違漠然不吾知也

章邱楊氏先塋碑銘

凡游宦於江之南者無曰歲久與否往往利其庶饒輒戀嫖忘歸於戲夫狐死正首邱者言不忘其生存之地也人而忘其桑梓可乎至治癸亥冬今鎮江路總管府同知致政楊君允過余曰允既冠從故參知政事繡江

張公服政於南者殆四十年時同往皆家於彼竊獨不能安必欲歸老鄉鄙然後為無歎且我楊氏其先冀州棗強人由避金季亂徙泰安自高祖又徙齊之陽邱從占名數濟南曾祖逸其字素孝友軫其伯仲不後為大冢暨其父合葬東頓邱唐業邨今其地有塚二第弗知為始祖伯耶叔耶兄耶弟耶曾祖五子皆稽田不仕曰寶曰聚曰福曰友曰善諱友者為允大父善其義弟也為族甚蕃和孺共居者數世人稱為義門楊氏大父三

子長琦次為先君次甫先君諱良字君佐先妣王氏享年俱及七旬卒自高祖至允凡五世矣其子孫仕者無有而允也獨叨通貴殆祖宗殖德而始萌芽於予茲將勒石先塋用迪我後人敢再拜以銘辭請余聞而大其不忘本重以里故遂諾焉不辭其高曾而下則見君所自列按楊氏之先實周武王第三子唐叔虞之胄至晉出公遜於齊生伯僑歸周封為楊侯因以國氏周末有楊朱以辯聞列國降秦漢隋唐名世者不乏入國朝為

公若卿者亦時有之君情藻潔作事無巨麼必底規矩
早學更視符刺檄牘如夙習由掾江浙行省秩滿尹慈
溪不忍繩民以法治尚寬恕人以佛目之嘗值大祲莩
死載路明越台皆然君白帥府馳聞行省獲發倉賑虞
未周又鑄豪室施錢如干患乃少弭邑中失火延廟學
君以身先衆將赴烈焰中會火自滅人謂至忱所感再
調台州路總管府經歷時朝廷遣使來訪諸道所至按
黜無留員台為甚惟君無毫髮及既代授平江路推官

吳俗輕生多詭故聽獄為獨難君一切以誠心求之故
嘗得其情偽竟任未聞一有冤者一日自以年及慨然
有返初服懷故都意即移文公府挈家而東制授朝列
大夫鎮江路同知致仕娶李氏前十年卒一子名庭顯
紹興路諸暨州儒學正女子四皆適大家君今年七十
有三神觀如五六十者况年及不衰國制亦許乃仕而
君所以徑歸無所顧者其意若曰人於富貴利達知足
者少不撓鉅厄則其心不灰今也厯艱難險阻四十年

幸而無虞復保桑梓則天之福我者已多又可貪榮冒
恥媚人矍鑠耶走謂老不忘其鄉仁也退不佞於人義
也久樂土而不流勇也表先德以詔其後昆孝也一舉
而四物具法宜銘銘曰

狐死首邱尚不忘本輕違生存而人奚忍所獲幾何其
失孔多人孰君賢矢心靡他始官於南勢有未免浮華
湍如山立無轉一留許年心惟故阡白首鄉閭卒復我
天自其上世舉農於隱既匪既深乃發攸蘊其發伊何

不專以位位崇人庫適速顛墜有官能幾得名循良以
是絜之優劣甚明今焉桑榆力弗殺舊可灼彼蒼惟德
純佑頓邱戕戕兮上有林先世攸歷兮林之陰勒銘樂
石兮昭德音勿替有引兮子孫自今

歸田類稿卷十一